

歲

時

廣

記

歲時廣記卷第二十八

廣寒僊裔陳

元靚

編

七夕下

食仙桃

漢武帝內傳帝好神仙之道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齋居禱祠以求神應至四月戊辰帝方御宴殿時東方朔及董仲君在側忽有一女子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訪道求生屢禱山川似可教者從今日始清齋不交人

事七月七日王母當暫至也言訖女子忽不見
帝問東方朔何人朔曰乃西王母紫蘭宮女常
傳命往來人間帝於是登眞臺齋戒存道至七
月七日灑掃宮掖燔百和之香然九光之燈躬
監香果爲天官之饌帝乃盛服至于階下勅內
外謐寂以候仙官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
起鬱鬱趨陛須臾王母乘雲輦而降帝問寒暄
畢王母自設天厨以仙桃飼帝復召上元夫人
與帝同宴因授以五岳眞形圖及靈光經夫人

亦以六甲靈飛十二事授帝至明王母與夫人同乘而去

請仙藥

漢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御承華殿齋正中忽有青鳥從西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何鳥也朔曰此西王母欲降以化陛下上乃施帷帳燒貝末香香迺興率國所獻塗宮門香聞百里是夕漏七刻西方隱隱若雷聲有頃王母乘雲車而至玉女馭母戴七勝青氣如雲上拜請不死之

藥母曰帝滯情不盡慾心尙多不死之藥未可致也東方朔於朱雀牖中竊視母曰此兒好作罪過久被斤逐然原心無惡尋當得還母出桃七枚自啖二枚以五枚與帝帝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子非下土所種之物

乘白鶴

總仙記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吹作鳳凰鳴遊伊洛間遇道士浮邱公接子喬上嵩高山四十餘年後於山中見桓良曰告我

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是果乘白鶴
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時
有童謠曰王子喬好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
虎搖瑟鳳吹笙乘雲鼓氣吸日精吸日精長不
歸秋山冷露沾君衣李太白鳳笙歌云仙人十
五愛吹笙學得崑邱彩鳳鳴始聞鍊氣殫金液
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
無窮已綠雲紫氣向函關訪道因尋緱氏山莫
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邱斷不還司馬溫公緱

山引云王子吹笙去不還當時舊物唯緱山山
深樹老藏遺廟春月秋花空自閒東坡七夕詞
云緱山仙子高情雲渺不學癡牛騃女鳳簫聲
斷月明中舉手謝時人去又詩云蕭然王郎子
來自緱山陰云見浮邱伯吹簫明月岑按寰宇
記緱山在明州其地有祠在焉鄭工部文寶題
緱山王子晉祠一絕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
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
笙

跨赤龍

列仙傳陶安公者迺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術
一朝野火燄上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
臾有朱雀躍出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
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日龍來安公乘之東南
而上邑中數萬人預共送之皆與辭訣

駕羽車

王氏神仙傳王遠字方平舉孝廉除郎中學通
五經尤明天文圖讖逆知盛衰吉凶棄官入山

修道遇太上老君賜七轉靈符爲摠真仙人漢
桓帝連徵不出但題宮門四百餘字皆說方來
之事帝惡之使削去愈削而愈明後夷遊括蒼
山過蔡經家蔡小民耳而骨相當仙語經曰汝
氣少肉多當爲尸解因授其法後經沒失尸十
餘年忽還語家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
多作飲食以供從官其日經家備饗器作飲食
百餘斛羅布庭中王君果來乘羽車駕五龍前
來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金鼓簫管人馬之

聲如大將軍焉須臾引見經及經家兄弟經父
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
在崑崙山經來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拜謁

謁嶽廟

廣異記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岳廟過三夫
人院忽見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寶帳備極好治
三夫人迭與結懽言終而出臨訣謂湜曰每年
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當上計於天至時相
迎不宜辭讓今者相見亦是其時故得盡歡自

爾七年每遇其日奄然氣盡家人守之三日方
悟說云靈帳瑤筵綺席羅薦搖月扇以輕暑曳
羅衣而縱香玉珮清冷香風斐亶候湜之至莫
不笑開星靨花媚玉顏敘離思則涕零論新懽
則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偉於器尤爲所
重各盡其歡情及還家莫不惆悵嗚咽延景惜
別湜旣悟形體流決輒病旬日而後可有術者
見湜云君有邪氣爲書一符佩之後雖相見不
得相近一夫人一姓王一姓杜罵云湜無行帶

符何爲小夫人姓蕭恩意特深涕泣相顧誠湜
三年勿言之非獨損君亦當損我湜問以官答
云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其言

授寶玉

唐寶記開元中有李氏者棄俗爲尼號曰眞如
天寶元年七月七日有五色雲氣自東方來集
戶外雲中引手不見其形以囊授眞如曰汝宜
寶之慎勿言也後祿山亂作眞如流寓楚州肅
宗卽位元年忽見二皂衣人引至一所城闕壯

麗侍衛嚴肅引者謂之曰此化城也城有複殿
一人碧衣寶冠號爲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
亦如之呼爲諸天命眞如進側旣而諸天相謂
曰下界喪亂日久當何以救之內一天曰莫若
以神寶厭之又一天曰常用第三寶今沴氣方
盛恐不足以勝之須用第二寶天帝曰然遂命
出寶以授眞如曰汝往令刺史崔旆進達於天
子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
此八寶惟王者可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寶名

及所用之法授之翌日眞如以寶詣縣縣以其
事聞之於州刺史崔旆遣從事盧恒訊之恒至
召眞如欲臨以法眞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墮
乃以囊中前授五寶示恒其一曰元黃天符形
製如笏黃玉也其二曰玉雞毛文悉備其三曰
穀璧遍壁有粟粒文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恒
曰玉信玉矣安知寶乎眞如乃移寶向日照之
其光皆射日望之無盡恒歸以狀白旆又具報
節度崔圓圓徵眞如詣府欲厯視眞如曰不可

圓固強之眞如不得已又出後段入寶示圓其
一曰如月珠大若雞卵置之堂中明如皎月其
二曰紅鞵大如巨栗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
碎觸之則堅其三曰琅玕珠形製如環其四曰
玉印大如半掌其五曰皇后採桑鈎二枚細曲
若筋其六曰雷公石二枚形如斧臑若青玉八
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之陰室則神光如
月其所厭勝之法眞如祕之圓欲錄奏眞如曰
天帝已命崔旉事爲若何圖乃以事屬旉旉遂

遣恒隨眞如上進肅宗視寶召代宗曰汝自楚
王爲皇太子今寶獲于楚州天祚汝也宜保愛
之代宗拜受卽日改元爲寶應號眞如曰寶和
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皆寶之瑞也

寫符經

集仙錄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號達觀子
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
巖石室中得黃帝陰符經本緘之甚密題云大
魏眞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

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後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神狀甚異路旁見遺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驚問曰此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六周一千八百八十年少年從何而知之筌遂具告得符之由因請問玄義母曰陰符者上清所秘玄臺所尊理國則太平理身則得道非獨機權制勝之用乃大道之要樞豈人間之常典耶此書凡三

百餘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
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
強兵戰勝之術皆自天機合乎神智觀其精智
則黃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則經傳子
史不足以爲文較其巧智則孫吳韓白不足以
爲奇一名黃帝天機之書非奇人不可妄傳違
者奪紀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之名山
可以加算出三尸下九虫秘而重之當傳同好
耳此書至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凡

人學之得其殃識分不同也言訖謂筌曰日已
晡矣觀子若有飢色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
有一瓢令筌于谷中取水水既滿瓢忽沈泉中
旋至樹下失母所在但於石上得麥飯數升食
之因絕粒注陰符經著太白經筌後官至節度
入山訪道不知其終

獲銅鏡

博吳志金陵陳仲躬於洛陽清化里假居宅有
古井屢溺人仲躬雖知亦無所懼月餘隣有取

水女子每來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溺死仲躬異之間窺於井見水影中一女子年狀少麗粧飾依時仲躬凝睇之則以紅袂掩面微笑仲躬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不顧而退忽清旦有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坐而訛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漢朝絳侯居於此遂穿此井卽有毒龍居之好食人血自漢以來殺三千七百人矣妾乃國初方墮于井遂爲龍驅使爲妖誘人供龍所

食情非本願近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昨夜
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
方回君子誠能命匠淘井則獲脫難矣如脫難
願終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不致知言訖便失
所在仲躬卽命匠入井戒之曰但見異物卽收
之唯得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七分仲躬令洗
淨安置匣內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
穎直造燭前拜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某本師
曠所鑄十二鏡之一第七者也元穎則七月七

日午時鑄者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茗所墮遂爲青龍所役幸遇君子獲重見人間然明晨望君子急移出此宅將辭去仲躬遽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狀乎對曰某變化無常非可具述言訖卽無所見仲躬從其言而徙之後三日古井頓崩延及堂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居官要事必知皆鏡之助也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

千年萬世鏡鼻四面題云夷則之鏡

得金缶

宣室志河東人李員居長安元和夏初一夕忽聞室西隅有聲纖遠不絕俄而又聞有歌者音韻泠泠然員往聽之其詞曰色分藍葉青音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員心異之明日命僮僕窮索了無所見是夕再聞如初後至七月六日夜雨甚積其堂之北垣明日於積處又聞其聲員驚而視於垣下得一金缶形製奇

古叩之聲韻極長隱隱然如有篆文卽命滌去
塵辭讀之乃崔子玉座右銘也然竟不知爲何
代所製者

詢前程

夷堅甲志孫九鼎字國鎮忻州人政和癸巳居
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于竹棚巷沿汴
北岸而行忽有金紫人騎從甚都呼之于稠人
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否細視之乃姊夫
張毓也指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邀于此少從容

孫曰公富人也豈可令窮措大置酒曰我錢不
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
之曰公死已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
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送葬之事
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過家見嫂姊輩飲酒
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
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爲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
卽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尙未見姓
名恐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下孫曰公

平生酒色甚多犯嬾人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
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
不可語未畢有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偕
行指行人曰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
春門下與孫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卽
死矣公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慎毋喫
他藥服平胃散足矣旣別孫始懼甚到竹棚巷
見段君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
明日大瀉三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後連蹇無

成在金國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秘書少監

變牛婦

夷堅丙志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
不孝於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則白粳
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
守舍有遊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得
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杭飯曰以此施我姑搖
手曰白飯是七嫂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辱罵
僧堅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歸來僧徑就求飯

婦大怒且毀叱之僧哀求愈切婦咄曰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換僧卽脫以授之婦反覆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爲牛皮牢不可脫胷間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稍稍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逮至則儼然全牛矣

生聖子

漢武帝故事景帝嘗夢高祖謂已曰王美人生子可名爲彘王氏夢日入懷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杜甫詩云猗蘭奕葉光注

云奕葉猶累世也

誕皇后

西漢后妃傳竇皇后觀津人也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時遇七夕夜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忽有神光照室爲后之瑞

賞神童

閩川名士傳林傑字智周幼而聰明秀異言發成文年六歲請舉童子時父肅爲閩府大將性樂善尤好聚書當時名公多與之交及有是子

益大其門廉使崔侍郎于丞與遷職鄉人榮之
傑五歲從父謁唐中丞扶唐命子弟延入學院
時會七夕堂前乞巧因試之乞巧詩傑援筆曰
七夕今宵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巧
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唐公曰真神童也

傷賢婦

蕙畝拾英資陽士人妻崔氏其夫坐事被竄遠
地後因七夕作詩以寄之曰月鉤輝影透珠幃
雅稱人間七夕期織女牽牛猶會遇始知天與

夢相遺

曬腹書

世說曰晉郝隆七月七日見鄰人皆曝衣物隆乃曝腹於庭中人問之答曰我曬腹中書耳杜子美七夕詩云腹中書籍幽時曬肋後醫方靜處看

曝布裙

竹林七賢論阮咸字仲容與叔父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法當曝衣

北阮庭中爛然莫非綈錦咸時方總角乃以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曝于庭中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東坡七夕詩云不用長竿矯繡衣南園北第兩參差

宜導引

正一旨要道家每歲有五臘七月七日乃道德臘日其日玉帝校定生人骨髓枯盛學業文籍名宦隆替可以謝罪請益神煞超度先亡及導引攝理舒展筋骨不可伐樹破石食啖酸醎乘

騎臨險

市藥物

楊文公談苑益州有藥市期以七月七日四遠
皆集其藥物名品甚眾凡三日而罷好事者多
市取之消化中有石正言崔邁任陝路轉運使
邁苦病集有拍枕乃令齋萬錢市藥百餘品各
少取置枕中周環鑽穴以徹其氣臥數月得癩
病眉鬚盡落投江水死說者以爲藥力薰蒸發
骨節間成疾

感舊念

麗情集愛愛楊氏本錢塘倡家女年十五尙垂
鬢性喜歌舞初學胡琴數曲遂能緣其聲以通
他調七月七日泛舟西湖採荷香爲金陵少年
張逞所調遂相攜潛遁旅於京師二年逞爲父
捕去不及與愛愛別後傳逞已死愛愛亦感疾
而亡其小婢錦兒常出其故繡手藉香囊纈履
等示人皆郁然如新

占穀價

百忌歷七日大雨糴倍貴小雨大貴

歲時廣記卷第二十八

歲時廣記卷第二十九

廣寒僊裔陳

元靚

編

中元上

呂原明歲時雜記曰道家以七月十五日爲
中元節作齋醮之會道經云中元日大宜崇
福與佛家解夏同日

朝聖祖

嘉泰事類儀制令諸州立聖祖廟三元節州長
吏率在城官朝謁

卷二十九
設神位

唐書王縉傳七月望日內道場造設盂蘭盆綴飾鏤珮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位備幡節龍傘衣冠之制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城內外分詣諸道佛祠饒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爲常

作大獻

道經七月十五日中元日地官校閱搜選人間分別善惡諸天聖衆普詣宮中簡定劫數人鬼

簿錄餓鬼囚徒一時俱集以其日作元都大齋
獻於玉京山採諸花果異物幡幢寶蓋精膳飲
食獻諸聖衆道士於其日夜講誦老子經十方
大聖高詠靈篇囚徒餓鬼一切飽滿免於衆苦
悉還人中若非如斯難可拔贖

行禪定

孟蘭盆經目連見亡母在餓鬼中以鉢盛飯往
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
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奈何當

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
代父母見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
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爲施主咒願
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
脫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凡弟子孝順者亦
應奉盂蘭盆可否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廣
爲華飾以至刻木割竹飴蠟翦綵鏤縐模花果
之形極工妙之巧寶氏音訓云天竺所謂盂蘭
盆者乃解倒懸之器言目連救母飢厄如解倒

懸故謂之盂蘭盆今人遂飾食味於盆中亦誤矣

召真聖

道藏經七月十五日廼太上老君同元始天尊會集福世界信行國土元壽觀中大會說法召十方天帝神仙真聖之日

禮空王

韓愈直諫表近聞陛下七月十五日幸安國寺禮空王以爲崇福施信示天下仁心

講道經

明皇實錄三元日宜令崇元學士講道德南華等經羣公咸就觀禮焉

誦仙書

修行記七月中元乃大慶之月長齋誦度人經則福上世身得神仙按度人經云七月長齋誦詠是經身得神仙諸天書名黃籙白簡削死上生

說妙法

真武經爾時元始天尊於龍漢元年七月十五日於八景天宮上元之殿安祥五雲之坐與三十六天帝斗極真人無量飛天大神玉童玉女侍衛左右一時同會振動法音天樂自響大眾忻然咸聽天尊說無上至真妙法

供寺院

荆楚歲時記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寺院按孟蘭盆經云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鼓果食迎送蓋由此

進蘭盆

唐六典中尚署七月十五日進盂蘭盆

拜表章

正一旨要七月十五日中元九地靈官神仙兵馬無殃數衆名山洞府神仙兵馬同下人間校戒罪福大宜拜表上章祈恩謝過

解結夏

正法眼藏眞淨和尚解夏示衆云有問話者麼乃以拂子擊禪床云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

有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暗有隱有顯江河流注
有高有下有壅有決明王治化有君有臣有禮
有樂有賞有罰佛法住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
有結有解乃喝云結也四月十五方法界是
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邊敲云從這裏一
時結舉拂子云惣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云
解也七月十五方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
以拂子右邊敲云從這裏一時解舉拂子云惣
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云祇如四月十五日

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舉拂子云掇在拂子頭上還見麼

周法歲

荆楚歲時記四月十五日乃法王禁足之辰釋子護生之日僧尼以此日就禪剎結夏又謂之結制蓋長養之節在外行恐傷草木蟲類故九
十日安居至七月十五日解夏又謂之解制經
云四月十五日坐樹下至七月十五日爲一歲
又曰法歲又圓覺經云若經首夏三月安居山

谷詩云忽憶頭陀雲外客閉門作夏與僧共
蘇州詩云安居同僧夏清夜諷道言大慧禪師
結夏上堂語云一年一度結只是這箇事何須
更多說蹋著稱槌硬似鉄

請茶會

歲時雜記解夏受歲事見諸經不可脩舉近世
唯禪家解結二會最盛禮信畢集施物豐夥解
結齋畢長少番次召諸僧茶會諸寮互會茶十
餘日乃畢

祈福壽

龍城錄金山雙溪北有仙洞中有三十二室凡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隱跡於此莫知所終道士蕭至立所記也俗傳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以祈福壽

托母胎

後漢書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托生於淨土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

生

化雲龍

宣室志故唐安太守盧元裕嘗以中元日設幡
幢像置盂蘭盆於其間俄聞缶中有唧唧之聲
元裕視之見一小龍纔寸許蜿蜒可愛以水沃
之忽長數尺須臾有白雲自缶中起其龍隨雲
而去

念真詮

報應記張政邛州人唐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

暴亡三日唯心上暖初見四人來捉行半日至
大江闊甚約深三尺許細看盡是膿血便小聲
念金剛經使者色變入城見胡僧長八尺餘罵
使者何得亂捉平人盡皆驚拜及領見王僧與
王對坐曰張政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領來王判
放去見使者皆著大柳僧自領政出城謂之曰
汝識我否我是須菩提乃知是持經之力再三
禮拜僧曰弟子合眼僧以杖一擊不覺失聲乃
活

歸舊姬

麗情集進士趙嘏家於浙西有姬織麗嘏甚惑之泊預計偕將攜西上爲母氏阻而不行且留鶴林寺值中元齋會居人仕女競遊賞之趙姬亦往浙帥窺之乃強致去因爲掩有嘏知之亦無奈何明年登第乃以一絕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得詩不自安乃遣歸

感仙叟

續立怪錄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縱酒浪
遊資生蕩盡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日暮未
食飢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俄有老人前問曰
君子何嘆子春言其心老人袖出一緡曰給子
今夕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邸及時子春
往老人與錢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
心復熾二年而盡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復無計
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至握其手曰吾將復
濟子幾緡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媿而往

得錢一千萬錢既入手縱適如故不四年間貧
過昔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負愧掩面而走
老人牽裾問之因與錢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
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感叟深惠唯叟所使老
人曰來歲中元日見我于老君祠雙檜下子春
及期而往老人方嘯于檜陰遂相與同登華山
雲臺峯室屋嚴潔堂中有藥鑪紫焰光發玉女
環立左右龍虎分據前後日已將暮老人黃冠
絳帔持丹三丸酒一卮遣子春食訖戒曰慎勿

言語萬苦皆非真實一念吾言安心無懼老人
適云而千乘萬騎呵聲震天有一人稱大將軍
拔劍直入堂中叱問姓名催斬爭射之聲如雷
子春不對俄猛虎毒龍梭猊蝮蛇爭欲搏噬子
春神色不動既而風雨雷電水深丈餘瞬息波
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將軍復引牛頭獄卒置
大鑊湯當心又置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于前
鞭箠流血所煮燒射寸寸剉之妻號哭曰得君
一言卽全性命子春竟不言將軍曰此賊妖術

已成勅左右斬之領魂魄見閻王曰此乃雲臺
峯妖民押付獄中於是鎔銅鉄杖碓搗磔磨火
坑鑊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老人
之言似亦可忍竟不呻吟王曰此人陰賊令作
女人配生王縣丞家容色絕代而口啞親戚侮
之終不對進士盧珪慕其容而娶之恩情甚篤
生一男聰慧無敵抱兒與言終無辭盧大怒曰
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
血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不覺失聲云噫噫聲

未息身坐故處老人亦在前已五更矣見紫焰穿屋大火四合屋室俱焚老人嘆曰悞予如是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吾藥可重鍊而子之身猶容世界指路使歸嘆恨而去

遇神姬

傳奇貞元中有崔煒者居南海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煒往觀之見丐姬因蹶

覆人酒甕常爐者毆之煒脫衣代償其直異日
嫗來告煒曰謝子脫難吾善炙今有少艾奉子
不獨愈苦兼獲美艷煒後遊海光寺遇僧贅生
於耳試出炙之一炷而愈僧感之謂曰貧道無
以奉贖此山下有任翁者亦有此疾君能療之
當獲厚報請爲書導之煒至亦一炷而愈翁以
十千謝煒因留之數日煒素善絲竹聞堂前彈
胡琴詰家童知爲翁之愛女因請琴彈之女潛
聽有意焉翁家事鬼曰獨神每三歲必殺一人

祭之時求人未獲翁遽負惠欲中夜殺煒爲饗
女潛出告之煒恐携艾破戶急遁俄失足墜巨
穴中及曉視穴中有白蛇盤屈長數丈吻亦有
贅煒欲療之以無燭不遂忽有延火飄入煒因
出艾炙之贅應手墜地蛇乃吐珠徑寸意若醺
煒煒不受但以歸計禱之蛇乃咽其珠蜿蜒將
有所適煒遂跨蛇而去行可數里抵一石門煒
謂已達人世入戶但見一室空闊中有帳帷器
玩琴瑟之屬煒取琴彈之俄有小青衣出笑曰

王京子送崔郎至矣遂卻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垂鬟髻而出謂煒曰崔子何得擅入皇帝玄宮煒捨琴問曰皇帝何在女曰暫赴祝融宴爾女命煒就榻再彈酌醴傳觴煒乃叩求歸計女曰幸且暫駐少頃羊城使者當來可以隨往然皇帝已配田夫人令奉箕帚夫人卽齊王之女便可相見遂命侍女召夫人夫人辭以未奉帝詔不至逡巡有日影入坐煒舉首見一穴隱隱然覩人間天漢俄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背有

一丈夫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女酌
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禹願爲挈往使者許
啗女曰皇帝有勅令與君陽燧珠有胡人具十
萬緡易之遂取珠授煒煒曰煒不曾謁帝何貺
遺如是女曰帝感君先人之惠故爾乃命侍女
書於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隳路隅一
章太守重椒塗因君拂拭意何極報爾佳人與
明珠女復謂煒曰中元日須竢於廣州蒲澗寺
吾輩當送田夫人至煒告別欲躡羊背女曰知

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留艾而去瞬息出穴遂
失使者與羊所在煒至舍已三年乃抵波斯邸
鬻珠有老胡人見之曰此我大食國陽燧珠也
昔南越王趙佗使異人盜歸番禺千載矣君必
入彼幕中來不然安得斯寶也煒以實告胡人
具十萬緡易之後有事於廣州城隍廟忽見神
像有類使者入覩神筆上有細字乃女所題是
知羊城卽廣州城而廟有五羊焉及登越王臺
覩先人詩云越井崗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

草古墓多年無子孫野牛踐踏成官道乃詢其
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感崔侍御詩故有此粉
飾爾後將及中元煒遂於蒲澗僧室埃之夜半
果四女送田夫人至煒遂與夫人歸家詰夫人
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遠配南越夫人曰某遭越
王虜爲嬪御王崩因以爲殉又問昔四女曰俱
當時爲殉者又問鮑姑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
行炙道於南海又問呼蛇爲玉京子何也曰安
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也煒後絜室

訪道不知所適

歲時廣記卷第二十九

歲時廣記卷第三十

廣寒僊裔陳

元韻

編

中元下

獻先祖

皇朝東京夢華錄中元節先數日京都市井賣冥器靴鞋幞頭帽子金犀假帶五綵衣服以帚糊架子盤街出賣潘樓并州東西瓦子亦如七夕要鬧處亦賣果食種生花果之類及印賣尊勝經目連經又以竹竿斫成三腳高三五尺上

織燈窩之狀謂之孟蘭盆掛搭冥錢衣服在上
焚之以獻先祖

祭父母

歲時雜記律院多依經教作孟蘭盆齋人家大
率卽享祭父母祖先用瓜果棟葉生花花盆米
食畧與七夕祭牛女同又取麻穀長本者雜之
儿案四角又以竹一本分爲四五足中置竹圈
謂之孟蘭盆畫目連尊者之像插其上祭畢加
紙幣焚之魏國公韓琦家祭式云近俗七月十

五日有孟蘭盆齋者蓋出釋氏之教孝子之心不忍違衆而忘親今定爲齋享

拜新墳

東京夢華錄京師城外有新墳者卽往拜掃禁中亦出車馬詣道者院謁墳本院官給祠部十道設大會焚錢山祭軍陣亡殁設孤魂道場

設素食

錢狀元家世範近世以七月十五日爲燒衣節蓋本浮屠之說不足依據然佛老宮祠所在有

之亦祖考平生游息更衣之地因設素食於此
燒之理亦可行

告秋成

東京夢華錄中元前一日卽賣棟葉享祀時鋪
襯桌面又賣麻穀窠兒亦繫在桌子腳上乃告
祖先秋成之意十五日供養祖先素食纔明卽
賣糴米飯巡門叫賣亦告成之意也糴米乃黃
稷米也或謂之黃烏兒飯以供佛祭親

論時務

開元遺事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爲翰長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休假務

嘉泰事類假寧格三元各假三日前後各一日又假寧令云諸假皆休務三元前後日准此又軍防格云中元節諸軍住教一日

罷觀燈

歲時雜記開寶元年詔中元張燈三夜唯正門
不設燈上御寬仁樓太平興國四年詔下元依
中元例張燈三夜淳化元年詔罷中元下元觀
燈

禁採魚

唐百官志河渠令三元日非官祠不採魚三元
者上元中元下元也

收萍草

本草水萍無毒以沐浴生毛髮人服輕身一名

水花一名水白一名冰蘇瑣碎錄云七月十五日取赤萍用筲箕盛曬乾爲末遇冬雪寒水調三錢服又用漢椒末擦身上則熱高供奉採萍時日歌云不在山不在岸採我之時七月半選甚難風與緩風皆小微風都不算豆淋酒內下三丸鉄幘頭上也出汗

拾聖柰

拾聞錄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五日溪穴流出聖柰大如盞歲以爲常

取佛土

四時纂要七月十五日取佛座下土著臍中能
令人多智厭火災博異志元和中內侍劉希昂
將遇禍七月十五日日中忽有一紅衣女人獨
行至門曰緣遊看去家遠暫借後院盤旋可乎
希昂令借之勅家人領過姿質甚分明良久不
見出遂令人覘之已不見希昂不信自往觀之
無所有唯有一火柴頭在廁門前家屬相謂曰
此乃火災欲起也必須覓術士鎮厭之當鎮厭

之日火從厨上發燒半宅且盡至冬希昂忤憲
宗遂族誅

感詐鬼

夷堅丁志撫州南門黃柏路居民詹六詹七以
接鬻縑帛爲生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
箠責徑竄逸他處久而不返母思之益切而夢
寐占卜皆不祥真以爲死矣會中元孟蘭齋前
一夕詹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嘆於外
者母曰小哥真死矣今來告我取一紉錢祝曰

果爲吾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驗當求冥助於
汝少焉陰風肅肅類有人探而出之者母兄失
聲哭亟呼僧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矣後數月
忽從外來伯兄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之
曰未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
故詣宜黃受傭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爲鬼所詐
云

除蟒妖

玉堂閒話南中有選仙場在峭崖之下其絕頂

有洞穴相傳爲神仙之窟宅也每年以中元日
拔一人上昇學道者築壇於下至時則遠近冠
帔咸萃於斯備科儀設醮齋焚香祝禱七日而
後衆推一人道德最高者嚴潔至誠端簡立於
壇上餘皆慘然訣別而退退卽遙頂禮瞻望之
於時有五色祥雲徐自洞門而下至於壇場其
道高者冠衣不動合雙掌躡祥雲而上昇觀者
靡不涕泗健羨望洞門而作禮如是者不可枚
數矣有道高合選者忽來中表間一比邱自武

都山相與話別比正懷雄黃一斤許贈之曰道中唯重此藥請密置於腰腹之間慎勿遺失之道高者甚喜遂懷而昇壇至時果躡雲而上後旬餘比正從崖傍攀緣造其洞見一大蟒蛇腐爛其間前後上昇者骸骨山積於巨穴之間蓋五色雲者蟒毒氣常呼吸此無知道士充其腹哀哉

見故夫

夷堅乙志成都人承信郎王祖德紹興三十一

年來臨安得監卬州作院旣之官矣聞虞并甫以兵部尙書宣諭陝西卽求四川制置司檄以稟議爲名往秦州上謁未及用以歲六月客死於秦虞公遣卒護其柩且先以訊報其家王氏卽日發喪哭設位於堂旣而柩至蜀人風俗重中元節率以前兩日祀先列輩饌以供及節日則詣佛寺爲盂蘭盆齋唯王氏以有服但用望日就几筵辦祭正行禮未竟一卒抱胡床從外入汗流徹體曰作院受性太急自秦州兼程歸

凡四晝夜。紙此將至矣。俄而六人舁一輜至。亦皆有怖色。輜中人徑升於堂。據東榻坐。乃祖德也。呼其妻語曰。欲歸甚久。爲虞尙書苦留。近方得脫行役。不勝倦。傳聞人以我爲死。欲壞我生計。爾當已信之。妻曰。向接虞公書。報君歿於秦。轍前日已至。何爲爾始笑曰。汝勿怖。吾實死矣。吾聞家中議賣宅。宅乃祖業也。安得貨吾所寶。黃筌郭熙山水。李成寒林。凡十軸。聞已持出。議價。吾下世幾何時。未至窮乏。何忍遽如是。吾

思家甚切無由可歸今日以中元節冥府給假
故得暫來然亦不能久又呼所愛婢子恩意周
盡是時一家如癡不能辨生死忽青烟從地起
跬步不相識烟止寂無所見

會鬼妃

傳奇會昌中進士顏潛下第遊廣陵遂之建業
賃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潛問姓氏
對曰幼芳姓趙氏亦往建業每艤舟潛卽買酒
同飲多說陳隋間事潛或諧謔卽斂衽正色及

抵白沙各遷舟航青衣謝曰數日承君深顧自嫌陋拙不足奉懽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遊瓦官閣此時當爲君類會一神仙中人况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約至時某候於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誌其言中元日決遊瓦官閣上女閭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而有媚態美人倚欄悲嘆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乃曰幼芳之言不謬耳使雙鬟傳語曰西廡有閭黎院請君至彼濬喜而往果見同舟青

衣出而微笑濟遂併與美人叙寒暄僧進茶果
少頃而謂濟曰今日幸接言笑妾家在青溪頗
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幼
芳後來潄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濟前
行可數里方至有女童數輩秉燭迎入內室環
坐繼邀孔家娘子曰今夕偶有佳賓相訪幸同
傾觴少頃而至濟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
第答曰某卽陳朝張貴妃被卽孔貴嬪居世謬
當後主眷顧不幸國亡爲楊廣所殺幼芳乃陪

宮御女也因話前朝故事孔貴嬪曰往事休論
不如命酒延歡遂呼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
妃詠詩一章曰秋草荒臺響夜蟲白楊凋盡滅
悲風彩牋曾孽欺江總綺閣塵消玉樹空孔貴
嬪曰寶閣排空稱望仙五雲高艷擁朝天青溪
猶有當時月應照瓊花綻綺筵幼芳曰皓魄初
圓恨翠娥繁華穠艷竟如何南朝唯有長江水
依舊行人作逝波淸亦和曰簫管清吟怨麗華
秋江寒月綺窓斜慚非後主題牋客得見臨春

閣上花頃之間雞鳴孔貴嬪等謝酒辭去殆與
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以辟塵犀簪一枚
曰異日睹物思人昨宵客多未盡懽情別日更
卜一會嗚咽而別瘡翌旦惓然若有所失信宿
後更尋髮日地則近青溪松桂坵墟詢之於人
乃陳朝宮人墓也驚惻而返廻過廣陵訪煬帝
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酒奠之

賽離捨

燕北雜記七月十三日夜戍主離行宮向西三

十里卓帳宿先於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應隨從諸軍並隨部落動番樂設宴至暮戎主卻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日早卻往西方令隨行軍兵大噉三聲謂之送節番呼此節爲賽離捨漢人譯云賽離是月捨是好謂月好也